臺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三期
2013 年 12 月　頁 121~176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論「幾」的形態變化及其在閩南語的反映

楊　秀　芳*

提　要

本文結合文獻資料與方言語料，剖析文獻中有關「幾」的音義及假借問題，並藉由對「幾」的認識，探討閩南語聚訟紛紜的本字問題。

「幾」在漢語史上進行了複雜的音義發展變化，文獻所見，可以大別爲四種不同的形態。「幾」的四類音義發展到今天，表示少量和疑問的上聲「幾」在共通語中還有活潑的用法，平聲「幾」則只用在「幾乎」、「庶幾」這類固定的文言詞彙中。閩南語除保留上聲「幾」的用法之外，還保留平聲「幾」接數詞的用法，並且有創新的發展變化。

關鍵詞：形態變化、假借、本字、詞族、閩南語

本文於 102.07.08 收稿，102.12.18 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DOI: 10.6281/NTUCL.2013.12.43.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i's morphology and its reflexes in Southern Min

Yang Hsiu-F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ji*'s original reading and its original phonetic loan forms with evidences from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modern dialects, thereby suggesting an explanation of the etymon of its reflexes in Southern Min.

Ji has undergone drastic chan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While 4 types of morphology could be reconstructed, no particular dialect keeps them all today. Thus, the diminutive and interrogative form with rising tone(上聲) is active in colloquium Mandarin, but the form with level tone(平聲) could be found only in fossil lexicons such as *jihu* 幾乎 and *shuji* 庶幾. Southern Min, on the other hand, keeps the level tone form used with quantifier and number words as well as the rising tone form. It is in Southern Min, furthermore, that *ji* got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s.

***Keywords*: morphology, loan character, etymon, word family, Southern Min**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幾」的形態變化及其在閩南語的反映*

楊　秀　芳

一、前　言

本文利用古文獻探討「幾」因語義引申帶來的語音分化及新詞滋生現象，並結合閩南語料，說明閩南語表示周遍性的 kui1 及表示少量約數的 kui2，[1] 分別是平聲「幾」及上聲「幾」在閩南語的反映。

本文所據以開展論點的理論基礎，主要是歷史語言學中的形態學部分。漢語沒有形態的曲折變化（inflectional morphology），但是漢語利用語音變化來區隔新義、派生新詞，也是一種和曲折變化相似的、能夠派生新詞的語法手段。David Crystal 編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沈家煊譯《現代語言學詞典》），將形態變化分爲構形的 inflectional morphology 和構詞的 derivational morphology 兩大類。漢語利用語音變化來派生新詞，正是一種 derivational morphology。

古漢語有「四聲別義」、「清濁別義」的形態變化，這一點早經前輩學者

* 本文爲國科會專題計畫「方言研究與經典詮釋」（編號 NSC100-2410-H-002-159-MY3）研究成果之一，寫作期間得經費補助，謹致謝忱。稿投本刊，得匿名審查人提供修改建議，使本文得以減少缺點，謹此一併申謝。

1 本文以國際音標標音，並以 1、2、3、4、5、7、8、0 分別代表陰平、上聲、陰去、陰入、陽平、陽去、陽入、輕聲調，置音節尾。本文所討論的閩南語，古全濁上聲字讀同陽去，因此沒有陽上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趙元任、王力、周祖謨、周法高等多人提出，[2] 現代學者如孫玉文、金理新等也有專論。[3] 四聲別義的構詞種類繁多，不易釐清，梅祖麟先生認爲主要是因資料蕪雜，時間層次不同而造成，因此利用漢藏比較及上古漢語的音韻資料分析，指出上古漢語有一種構詞變化，是利用聲調的轉讀爲去聲，使動詞變爲名詞；此外，把內向動詞變成外向動詞也是極古老的一種形態變化。至於東漢以後的種種四聲別義現象，則可能是類比作用的產物。[4]

梅先生的研究，一方面確認古漢語的確有以音別義的形態變化，一方面指出除了利用轉讀去聲將動詞變名詞外，也有不同的變化類型。以此來看，上古利用語音之異來區隔滋生的新詞，這種構詞變化隨個別語詞的條件而定，類型繁多是可想而知的。利用形態變化的構詞理論探討語詞關係，可以擺脫文字形體的限制，看出文字背後眞正的語言現象，對於建構古漢語詞彙系統極具重要性。

關於「幾」詞族，王力《同源字典》羅列「幾」、「譏」、「覬」、「冀」、「豈」等字的字書及經籍傳注資料，但並未探討其間的語言關係。[5] 劉

[2] 趙元任《語言問題》第四講「詞匯跟語法」指出「比方『處』去、名詞，『處』上、動詞；……整個的音變這種語法上的作用，在中國語言，從很古很古就失掉了產生力了，現在只成遺跡的現象了。」王力《漢語史稿》第三章「語法的發展」指出「中古漢語的形態表現在聲調的變化上面。同一個詞，由於聲調的不同，就具有不同的詞彙意義和語法意義。」周祖謨〈四聲別義釋例〉指出「至於漢語，則形態變化較少，……其性質與印歐一系語言不同。然漢語古代書音以四聲區分詞性及詞義，頗似印歐語言中構詞上之形態變化。」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分別就聲調變化及聲母清濁變化，呈現古漢語的構詞形態變化。

[3] 孫玉文《漢語變調構詞研究》詳論上古漢語變調構詞的性質及類型。金理新《上古漢語形態研究》探討聲母清濁交替現象，及加綴所帶來的聲調變化，詳論這類形態變化所帶來的構詞問題。

[4] 梅祖麟：〈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中國語文》第 159 期（1980 年 11 月），頁 427-443。

[5] 王力：《同源字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 年 7 月），頁 393-395。同屬一個詞族的各語詞，學者或稱爲同源詞，或稱爲同族詞。本文區別同源詞與同族詞爲兩種不同的術語：同屬一個詞族的滋生詞之間具有相同的語源（etymon），本文稱爲同族詞。同源詞（cognate）指親屬語言所用共同來自祖語的詞彙，它在親屬語言之間呈現爲具有規則對應的語音變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鈞杰《同源字典補》列出「幾」有「璣」、「鐖」、「穖」、「譏」四個同族詞，並且指出它們都有「細微」之義。[6] 藤堂明保《漢字語源辭典》則主張與「幾」、「機」、「譏」、「畿」、「饑」具有微文對轉關係的「近」、「饉」、「謹」等字也共屬一個詞族。[7] 這些研究，指出「幾」的同族詞共有「細微」之義，不過沒有說明文獻種種用法的關係或道理。本文嘗試分析「幾」種種音義用法的關係，根據文獻，尋繹「幾」的發展流變，並探索閩南語繼承、創新的語言痕跡，解決聚訟紛紜的閩南語本字問題。

以下第二節探討「幾」的形態變化。第三節分析閩南語 kui1、kui2 的音義用法，說明 kui1、kui2 與古漢語「幾」具有同源關係，平、上聲之異乃因形態變化而起。第四節結論。

二、古漢語「幾」的形態變化

古漢語「幾」有多種用法，這些用法之間，或者聲調不同，或者聲母清濁有異，是語詞經過「四聲別義」及「清濁別義」手段構詞的結果。

陸德明《經典釋文》（以下簡稱《釋文》）收錄十四種經典的漢魏以來音義資料，[8]《經典釋文韻編》再補孫奭《孟子音義》一種，[9] 本文根據這些資料歸納，得出「幾」字共有見母平聲、群母平聲、見母上聲以及見母去聲四類讀音。[10]《廣韻》「幾」字也收四種音義：微韻「居依切」「庶幾」；[11] 微韻

6 劉鈞杰：《同源字典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 8 月），頁 112。

7 藤堂明保：《漢字語源辭典》（東京：學燈社，1998 年 4 月），頁 695-699。

8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臺北：鼎文書局，1972 年 9 月）。據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考證，陸德明撰述此書當在陳時，今本《釋文》卷首列「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撰」乃後人追題，非陸德明所自署。

9 民・潘重規：《經典釋文韻編》（臺北：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3 年 7 月）。

10 同前注，頁 217-220。

11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 年 2 月，張士俊澤存堂本，據周祖謨〈《廣韻》校勘記〉校正），頁 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渠希切」「近也」；[12] 尾韻「居豨切」「幾何」；[13] 未韻「其既切」「未已」。[14] 其中去聲與《釋文》有清濁聲母的差異，其餘則與《釋文》相同。

從《釋文》與《廣韻》的音義記錄來看，見母平聲和群母平聲是因「微也」、「近也」之異而作的區別，不過這個清濁別義變化只存在部分方言中，其他方言一律讀見母平聲。[15] 見母上聲讀表示「少量約數」或「疑問」，是現代方言最普遍繼承的音義。去聲「幾」《釋文》曰「音冀」，讀見母，[16]「希冀」之義。去聲「幾」《廣韻》標群母，釋義「未已」。「未已」即「未止」，亦即「未達成」。「未達成」在事，「希冀」在我，二書說法有異，是從不同的角度說同一件事。

《集韻》所收「幾」的平、上聲音義與《釋文》、《廣韻》相同，去聲則有見母和群母兩讀。見母讀是「覬幸」之義，[17] 與《釋文》音義相同；群母讀釋義爲「近也」，[18] 與「希冀」、「未已」之說也可以相通。

《釋文》和韻書所收去聲「幾」的音讀雖有不同，但釋義極爲接近。《釋文》和《廣韻》各收一讀，《集韻》則兩讀兼收。《釋文》著述之旨本在以音別義，而去聲僅收見母一讀。由此來看，去聲「幾」似無清濁別義的形態變化，韻書所收群母讀可能只是方言變體，而非形態變化區分出來的音讀。[19]

本節根據文獻資料，分析探討「幾」的用法及語義引申脈絡。「幾」的這些用法在兩漢以前便已大體具備，因此所舉例證多集中在此階段，必要時亦及於漢代以後的用例。

---

12 同前注。
13 同前注，頁 255。
14 同前注，頁 361。
15 詳見下文。
16 《廣韻》「冀」讀至韻，「几利切」，是爲見母讀。
17 宋・丁度等編：《集韻》（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 年 11 月），頁 479。
18 同前注，頁 488。
19 《集韻》見母讀之下收「覬幾欽」三個異體字，此所以《集韻》去聲「幾」有見母一讀。《廣韻》去聲「幾」未收見母讀，推測乃因此讀與「覬」相通，因此既收「覬」字，便不再收「幾」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說解「幾」的本義，曰：「幾，微也，殆也。从𢆶从戍。戍，兵守也。𢆶而兵守者，危也。」段《注》云：

> 〈繫辭傳〉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曰：「幾，神妙也。」歹部曰：「殆，危也。」危與微二義相成，故兩言之。今人分微義爲上聲，危義爲平聲。按：《禮記》「雕幾」借爲圻堮之圻。[20]

《說文》又曰：「𢆶，微也。从二幺。」「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21] 又《說文》「殆，危也」下段《注》云：

> 危者，在高而懼也。引申之，凡將然之詞皆曰殆、曰危，與隸天之未陰雨音義同。[22]

「幾」字从「𢆶」取義，「𢆶」又从「幺」取義。甲骨文「幺」象絲束之形，[23] 金文「幾」字據《金文形義通解》，謂「象以束絲懸人，戈加於絲，絲斷在即，千鈞一髮之際也，因表危殆之義。」[24]《說文》的「兵守」之說牽強，但由甲文絲束之形及《金文形義通解》的意見來看，可以解釋「微也」、「殆也」的本義之說。

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根據金文字形，主張「幾」字是「人可坐而以腳踏板控制經線開闔之織機，戈即機之側視，絲線表示其作用，引申爲機械操作之事物」。[25] 這個看法極具啓發性，根據這個，我們懷疑「幾」恐怕原本就是象紡織機具之形。

---

[20]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 年 9 月，影經韵樓臧版），卷 8，頁 161。

[21] 同前注，頁 160-161。

[22] 同前注，頁 165。

[23] 方述鑫、林小安、常正光、彭裕商編著：《甲骨金文字典》（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 11 月），頁 308。

[24]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 年 3 月），頁 950。

[25] 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9 月），頁 6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文》「機」字下依序收「滕」、「杼」二字，曰：「機，主發謂之機。」「滕，機持經者。」「杼，機持緯者。」「機」字下段《注》云：

> 下文云「機持經者」、「機持緯者」，則機謂織具也。機之用，主於發，故凡主發者皆謂之機。槩梧之辭。[26]

「滕」是紡織機具中卷經絲的軸，「杼」是卷緯絲的軸。「機」作爲織具，從金文《幾父壺》「幾」的字形來看，下半部象織具的木架結構，上面串兩個「幺」，象織具上面卷經絲、緯絲的軸。[27]

《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所繪紡織機具包括下面木架結構的機台、機腳，以及上面送出經絲、形成梭口、引入緯絲、打入織口和卷取織物的結構體。[28] 根據這個漢代織具橫豎交叉，左右斜出的結構，再配合《幾父壺》「幾」的字形來看，我們懷疑「幾」字原本就是象紡織機具之形。

「主發謂之機」的「發」，段《注》曰：「凡作起之稱」。[29] 紡織機具所以「主發」，便是因爲它將細小的絲束，織造成爲布帛，是一個從隱微到顯明的過程。因爲「絲束」是織具「幾」的重要部件，「幺幾」遂成爲「幾」的本義，而後表「織具」之義的「幾」加上「木」旁而成分別文「機」字。「機（幾）」從「織機」之義引申，用爲「弩機」等義，都具有「離無入有」的「主發」之義。

如果認爲「幾」的原始本義爲「織具」，則語義具體，能貼近庶民的生活。本文根據這個看法，認爲「幾（機）」因絲束而有「微也」之義，又因「主發」而發展出「由隱微到顯明」的意義。

「殆也」也是後來發展出的引申義。由「微也」、「殆也」引申，有了繁複多樣的語義發展，甚至在儒家教育之下，產生深刻的哲學意義。以下分四個部分，說明段《注》對《說文》「微也、殆也」的看法；這些看法之中，便不

---

[26] 同注 20，頁 264。
[27] 同注 23，頁 310。
[28]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8 月），頁 64-69。
[29] 同注 20，頁 6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乏關於人生的哲理。

（甲）段《注》根據〈繫辭傳〉「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來說明爲何「幾」有「微也」、「殆也」的哲學義涵：因爲「幾者動之微」，發端初萌，因此是微細的，此所以有「微也」之義；而又因爲發端初萌，將形未形，有危疑不安之象，所以有「殆也」之義。《說文》從不同的角度立說，因此給了「微也」、「殆也」兩種解釋。

（乙）「幾」者「動之微」，發端初萌，將形未形，在有無之間，由隱而顯。就其「有」而言，發端初萌未遠，因此有「近也」之義。就其「無」而言，發端將形之時尚無形跡，就此來說，又可有「盡也」之義。[30]「幾」之萌發從隱而顯，因此引申的「近也」和「盡也」便只是認知角度的不同，其差異可說也就只是這一段初萌未遠的距離。

（丙）段《注》所謂「今人分微義爲上聲，危義爲平聲」者，「微義」應是指上聲讀「少量約數」之義，而因平聲「事理之微」義後代多作「機」字，因此平聲「幾」便僅用爲「危殆」、「殆近」之義。現代方言最普遍見到的「幾」的音義是上聲用法，此外共通語也常用到見母平聲「幾乎」的文言詞。現代的平聲、上聲兩種用法，與段氏所見「分微義爲上聲，危義爲平聲」相同。至於「幾」的去聲讀，因爲多假借寫爲「冀」字，因此「幾」的這類音義後來少爲人知。

（丁）段《注》說《禮記》「車不雕幾」的「幾」「借爲圻堮之圻」。「圻」是「垠」的後起形聲字，指高起的邊界。按：「雕幾」又作「雕畿」，「畿」滋生自「幾」的「近也」義，因此「幾」、「畿」是古今字的關係。「畿」指稱近畿，與王田之外的土地立有封界，因此「畿」包含「封界」之義。「雕畿」指雕刻形成隆起的陽紋，作爲裝飾之用。「畿」既有「封界」的

[30] 藤堂明保《漢字語源辭典》認爲「幾」與「近」因微文對轉、語音相近，可以相通。本文不採取這個看法，因爲「幾」本來就因發端初萌，可以引申出「近也」之義。另一方面來說，「幾」又有「盡也」之義，而「盡」與「幾」聲韻俱遠，不可能音近相通。「盡也」既由引申途徑而來，「近也」也應該由相似的途徑引申而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申義，「雕幾」之說應可不待假借之途。[31]

以下依四種音義之異分別探討「幾」的用法。

（一）「微也」、「殆也」之義。見母平聲讀。

「微也」義在經籍音注中都讀爲見母平聲。《尚書・皋陶謨》曰：

（1）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孔安國《傳》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32]「萬幾」表示「千萬種始發之細微事務」。君子圖難於其易，因此處理的都是事務始發之微。[33]《釋文》曰：「徐音機」。[34]「機」字《廣韻》讀「居依切」，[35]爲見母平聲讀。徐邈「音機」可能只是注音，也可能是指「幾」的音義俱同於「機」。若爲後者，則是徐邈以後起的「機」詮解「幾」字。

再如《周易・乾卦・文言》曰：

（2）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釋文》曰：「既依反。理初始微，名幾。」[36]「既依反」亦爲見母平聲讀。關於「知至至之，可與言幾」，王弼《注》曰：

處一體之極，是至也。居一卦之盡，是終也。處事之至而不犯咎，知至

[31] 詳見下文。

[32]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頁 129。

[33] 《老子》六十三章曰：「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34] 同注 8，頁 39。

[35] 同注 11。

[36] 同注 8，頁 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也，故可與成務矣。……居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明夫終敝，故不驕也。知夫至至，故不憂也。……處事之極，失時則廢，懈怠則曠，故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

孔穎達《疏》曰：

幾者，去无入有，有理而未形之時。此九三既知時節將至，知理欲到，可與共營幾也。[37]

九三爻辭在解釋「至」這個位置所象徵的道理。九三處於下卦之上、上卦之下，乃至極之處。「至」隱含可以由下位出發而達於上位的徵兆，《易傳》說「知至」可與「言幾」，是因爲「幾」表示「理之初發，去無入有，將形未形者」。君子在「至」的位置而能不犯凶咎，是因爲君子能掌握事理之微，在進退之際能夠不驕不憂，既知如何處下位之上，又知如何處上位之下，此所以可與之共論「幾」理的原因。

《周易・繫辭下》另有關於「幾」的議論如下：

（3）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4）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王《注》曰：

幾者，去無入有，理而未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者也。……合抱之木，起於毫末。吉凶之彰，始於微兆，故言吉之先見也。

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孔《疏》曰：

[37]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頁 18-19。本文採古本，「與」下有「言」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節明其知幾是聖人之德，此節論賢人唯庶於幾。……其殆庶幾乎者，言聖人知幾，顏子亞聖，未能知幾，但殆近庶慕而已。[38]

「幾」是「理之初發，去無入有，將形未形者」，所謂「微也」。聖人能「知幾」，能看出事理之初發未形者，並由此見出事理發展之必然，見微知著，因此萬人仰望。顏回雖然「失之於幾」，不能如聖人「知幾」，但能「不遠而復」，能「知之未嘗復行」，立刻改過而掌握「幾」理，做到不二過，因此孔子稱讚他「其殆庶幾乎」。

從《周易・繫辭》的脈絡看，「庶幾」、「知幾」具有平行的關係，都是述賓結構。「知幾」的「幾」是眞賓語，表示「事理初發之微」，作爲他動詞「知」的對象。以此來理解「庶幾」，則「幾」也應是眞賓語，作爲他動詞「庶」的對象。如此則「庶幾」表示「追求事理之微」。[39]

凡事總是從幾微之處發展形成，《史記・李斯列傳》的一段議論說明能看出徵兆，掌握先機，纔能順應時勢，建立功業：

（5）（李斯）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

《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40] 本段李斯遊說秦王要掌握先機，建立功業；謂胥吏小人未能掌握事理之微，錯失先機，因此終不免爲胥吏小人。

君子貴在能掌握「幾」理，也貴在能從事理幾微之處反省，因此揚雄《太玄・失》便說：

（6）初一，刺虛減刃。〈測〉曰：刺虛減刃，深自幾也。

司馬光《集注》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一者思之微也，生神莫先乎一，而當晝，君子雖或有失，能深思遠慮，自其幾微而正之，不形於

[38] 同前注，頁 362-364。
[39] 關於「庶幾」的進一步討論詳見下文。
[40]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 年 2 月），頁10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外。如以刀刺虛，雖復滅刃，終無傷夷之跡也。」[41]《太玄・失》專論「過失」，第一贊〈測〉文說明「刺虛滅刃」之義。《集注》解釋〈測〉文，謂君子雖然不免有過失，但若能自幾微之處改正過失，便可以如刺虛滅刃之刀，雖然滅刃，卻不會造成傷害。

司馬光《集注》以「幾」爲名詞，「深」修飾介詞「自」，說明君子深入反省到幾微幽深之處，從幾微處改正過失，因此君子之過有如刺虛滅刃，終究無傷。

事實上，「深自幾也」的「幾」也可以理解爲動詞，表示「察其幽微」。「自幾」是主謂結構，表示「自我察其幽微」。「深」修飾「自幾」，說明自我察其幽微的反省非常深入，並非僅是泛泛檢討。

表示「察其幽微」的動詞「幾」，常用在關市呵察出入的語境。如《國語・齊語》曰：

（7）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

韋昭《注》曰：「幾，幾異服、識異言也。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42]「幾異服」與「識異言」相對，「幾」即「察其幽微以區辨」。又《周禮・地官・司門》曰：

（8）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賈公彥《疏》曰：「以其特異於人，此三者皆須訶問所以也。」[43]「訶問」目的亦即在「察其幽微」。

---

41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9 月，新編諸子集成本），頁 161。

42 民・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6 月，明道、公序互校本），頁 240。

43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頁 4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市幾而不征」之「幾」經籍常作「譏」，如《禮記・王制》曰：

（9）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鄭玄《注》曰：「譏，呵察。」[44]「呵察」表示「以言察其幽微」，這個「譏」字用法與例句（7）（8）的「幾」相同。[45]

《說文》曰：「譏，誹也。從言，幾聲。」又曰：「誹，謗也。從言，非聲。」段《注》云：「譏、誹疊韻。譏之言微也，以微言相摩切也。引申爲關市譏而不征之譏。」[46]按：「譏」、「幾」古音相同，語義相關，「譏」應是由「幾」滋生的同族詞。「幾」既是聲符，也是義符。以詞族的觀點來看，「譏」的本義應該是「以言察其幽微」，《說文》所說「誹也」恐怕其實是後來的引申義。

在儒家進德脩業的教育目標之下，君子要能「知幾」，明察事理初發之微。因此《荀子・解蔽》曰：

（10）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胸中，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

4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頁 483。

45 「呵」又作「訶」、「苛」，與「譏」是異源的同義詞，因此鄭玄用「呵察」解釋「譏」字。《周禮・天官・閽人》「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鄭《注》引鄭司農云：「公器，將持公家器出入者。幾謂無將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釋文》曰：「苛，本又作呵，呼河反。又音何，徐黑嗟反。」《墨子・號令》曰：「以苛往來不以時行。」「呵（訶）（苛）」表示「盤查、責問」，與「譏其出入」的「譏」義同。此義方言間或用「譏」，或用「呵（訶）（苛）」。閩南語 khia1（盤查、責問、找麻煩）本字即「呵（訶）（苛）」。「呵（訶）（苛）」來自古歌部，曉母。閩南語曉母白話層有 kh- 一讀（如「呼」、「許」、「薅」、「吸」都讀 kh-），歌部白話層有 -ia 一讀（如「寄」、「蟻」、「鵝」、「瓦」、「騎」都讀 -ia），「呵（訶）（苛）」在閩南語讀 khia1 符合古今語音規則對應。

46 同注 20，頁 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倞《注》曰：「言役心無益，復憂戚亦不能近道也。」王先謙《集解》引俞樾曰：「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即無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爲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是訓幾爲近，又增出道字，非其旨也。」[47] 梁啓雄則以「幾」爲「危殆」之義，「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徒知憂戚無救於事之危殆。[48] 我們認爲此處「幾」爲動詞，「察其幽微」之義。

例句（10）論說學子應棄去無益之事，曠然無所繫滯，如此對治亂可否纔能昭然明白。本段「幾」字之義應該從這個脈絡來理解。

「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三句自成一個段落，「成」、「得」、「幾」均爲動詞，各句結構相似，文意平行，都在說不做多餘無益之事。頭兩句說的是「『爲』本來是欲其『成』，但是卻爲而無益於成；『求』本來是欲其『得』，但是卻求而無益於得」。準此脈絡，第三句的「幾」就不應該是「危殆」之義，因爲「憂戚」不會是欲其「危殆」。本文以爲，此處「憂戚」指的是「憂慮不能察其幽微」，這是儒家教育之下，學子對自我的惕勵。因此本句說的是「『憂慮不能察其幽微』本來是希望能『察其幽微』，但其實卻無益於『察其幽微』」。

如此解釋，這三句纔能和後面「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一一呼應：「『爲』本來是欲其『成』，但是時機不對的『爲』卻無益於『成』，重要的是要能夠『當時而動』」；「『求』本來是欲其『得』，但是時機未到的『求』卻無益於『得』，重要的是要能夠『物至斯應』，能順其理則，便能不求而得」；「『憂慮不能察其幽微』本來是欲其能『察其幽微』，但只是『憂慮不能察其幽微』卻無益於『察其幽微』，重要的是要在事情剛剛發端時明辨幽微，見微纔能知著」。

---

[47]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 年 5 月，影印光緒辛卯仲秋刊本），頁 668。

[48] 民・梁啓雄著：《荀子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1 月，新編諸子集成續編本），頁 3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於「事起」指的是「事情剛剛發端」，此時若不能明辨幽微而徒然憂戚，亦於明辨幽微無益，因此纔說「憂戚之無益於幾也」。

表示「察其幽微」的「幾」是爲動作動詞。「幾」也作狀態動詞，表示「能察其幽微」，如《周易・繫辭上》：

（11）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釋文》曰：「幾如字。本或作機。鄭云，機當作幾。幾，微也。」[49] 從「本或作機」來看，這個「幾」也讀爲見母平聲。本或作「機」的原因，應與「幾」、「機」爲古今字有關：從古字則作「幾」，從後起字則作「機」。再從「如字」之說來看，「幾」以見母平聲讀爲根本。王《注》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孔《疏》曰：「幾者離無入有，是有初之微。以能知有初之微，則能興行其事，故能成天下之事務也。」[50] 這是說，聖人能夠掌握事理的發端，因此能夠順利開展，成就天下之事。

從《注》來看，王弼將「極深」與「研幾」理解爲述補結構，言「所極唯深，故能通天下之志」，「所研唯幾，故能成天下之務」。這樣的「幾」爲狀態動詞，表示「能察事理之幽微」。「研」者「磨研」之義，「所研唯幾，故能成天下之務」說的便是「聖人所深研追求的就是要能察事理之幽微，見微知著，因此能夠成就天下之事」。

「微也」之義在特定的脈絡下還可以表示「衰微」。如《墨子・非攻下》：

（12）苗師大亂，後乃遂幾。

孫詒讓《墨子閒詁》曰：「幾，微也。言三苗之後世遂衰微也。」[51]「細微」之義放在國運的脈絡下看，說的就是「國運衰敝、氣息微弱」，因此孫詒讓以

[49] 同注 8，頁 32。
[50] 同注 37，頁 335-336。
[51] 清・孫詒讓撰：《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4 月，新編諸子集成本），頁 1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衰微」來解釋。

《漢書・高帝紀上》也有同樣的用法：

（13）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顏師古引鄭氏「微也」之說，又曰：「幾，危也。」[52] 按：這段話是張良、陳平二人勸劉邦滅掉楚國，鄭氏「微也」當是承「楚兵罷食盡」而言，顏師古「危也」則是從楚國危急之境來說，二說角度略異而實無不同。[53]

這個「幾」字，《漢書補注》引周壽昌之說，解爲「機會」。[54] 按：由於「幾」表示「事理的發端」，而見微可以知著，圖難必於其易，能掌握事理的發端，就能掌控事情的發展。「幾」作爲關鍵之始，引申遂有「要也」、「會也」之義。揚雄《法言・先知》亦曰：

（14）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或問「何思？何斁？」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斁。」

李軌《注》曰：「幾，要也。欲知爲政善惡之要。」[55] 爲政的重要關鍵在於須提供人民所想要的，去除人民所不樂見到的，而「幾」作爲「事理之微」，它正是事理發展的關鍵，因此這個「幾」可以表示「關鍵要點」。又《後漢書・

---

[52]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2 月，光緒二十六年虛受堂刊本），頁 75。

[53] 《漢書・敘例》敘明舊注各家之名氏爵里，於「鄭氏」一條云「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顏師古在〈敘例〉中又說「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顏師古可能認爲鄭氏「微也」是「衰微」之義，與「危也」相近，因此爲「舊注是者」。

[54] 同注 52。

[55] 民・汪榮寶：《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3 月，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頁 2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吳蓋陳臧列傳》曰：

（15）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群帥貫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

李賢《注》曰：「幾，會也。翫，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56] 本段「雄心尚武之幾」與「先志翫兵之日」相對，「幾」表示「關鍵時刻」。所謂「機會」，便是「關鍵時刻」，它可說是從「微也」之義引申而來。

表示「微也」的「幾」也作狀語。《論語・里仁》曰：

（16）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57] 幾諫的態度輕柔婉轉，因此纔會「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又敬不違」體現這是進諫於可從可不從之間，父母不樂意便不勉強。稱之爲「幾諫」，正是因爲「幾」表示「發端初萌，去無入有，將形未形者」，此處作爲狀語，表示「不顯諫也」。

除「微也」之外，《說文》又從不同的角度解釋「幾」，曰「殆也」。這是因爲「幾」乃發端初萌，將形未形，因此有危疑不安之象。以「幾」表示「危殆」之義者，如《尚書・顧命》曰：

（17）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

孔《傳》曰：「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58] 由於「幾」是「發端初萌」，至爲微細，用在此處表示命若遊絲，因此《傳》曰「危殆」。

《釋文》曰：「幾音機。徐音畿。」[59]《釋文》根據孔《傳》「危殆」之

[56]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5 月，南宋紹興本），頁 697。

[57]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頁 56。

[58] 同注 32，頁 585。

[59] 同注 8，頁 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注音，遂讀見母平聲。又收徐邈「音畿」之群母平聲讀。從《釋文》音義資料看，徐邈將「近也」義讀爲群母平聲，因此例（17）「幾」在徐邈的解讀中應爲「近也」之義，大約是表示「大限之日已近」。又如《左傳》宣公十二年：

（18）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

杜預《注》曰：「幾，危也。」[60] 這一段是楚莊王說趁晉國的危殆喪亂來鞏固自己的利益，這不是正道。「幾」、「亂」都在說對手的不幸處境，因此《注》以「幾」爲「危殆」之義。事實上，這個「幾」也可以如《墨子閒詁》讀「後乃遂幾」一樣，理解爲「衰微」。

例（18）「幾」字《釋文》未標音讀。根據《釋文》體例看，這是因爲此處「幾」讀「如字」，亦即見母平聲。

（二）「近也」之義。某些方言讀見母平聲，某些方言（如徐邈者）讀群母平聲。

由於「幾」是「事理的發端」，初萌由隱入顯，離無至近，因此產生「近也」之義。如《國語・晉語四》曰：

（19）姜曰：「……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

韋昭《注》曰：「幾，近也。言重耳得國年時日月近也。」[61] 從上下文來看，這是在「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幾方面天時、地利、人和條件下，姜氏提醒重耳「得國的時日近了」。

「幾」理至微，將形未形，在隱顯有無之間。「近也」之義乃就其「有」來說，若從「無」來看，發端將形之時尚無形跡，就此來說，「幾」又可有

[60]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頁 753。

[61] 同注 42，頁 3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盡也」之義。如《莊子・達生》曰：

（20）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郭《注》曰：「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成《疏》曰：「幾，盡也。……故能盡道之玄妙。」[62] 這一段是說：能夠棄去世間份外之事，就能免去憂累，中正平和，日新又新，與時推移，這樣便窮盡性命之理，契合於自然之道了。

此處「幾」也未嘗不可解爲「近也」，表示「接近自然之理」。《注》、《疏》解爲「盡也」，是因爲從至理之處看，因此是「窮盡性命之理」，「契合於自然之道」。

表示「近也」的自動詞「幾」也可以後接表示處所的同指賓語，如《老子》第八章曰：

（21）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王弼《注》曰：「道無水有，故曰幾也。」[63]《釋文》曰：「音機。近也。又一音祈。」[64] 水具有像道一樣的特性，不過水畢竟有形質，因此說水接近於道。「道」爲「水」接近的目標物，因此是表示處所的同指賓語。

「幾」也可以後接數量詞同指賓語，表示「幾乎接近某一個數量」。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曰：

（22）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杜《注》曰：「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65]《釋文》曰：「居依反。又音祈。近也。」[66] 這是說「楚國沒有近十年的時間是無法爭做霸主的」，「十年」作爲動詞「幾」的賓語。再如《漢書・食貨志上》曰：

---

[62]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3 月），頁 632。
[63] 魏・王弼等注：《老子四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 2 月），頁 6。
[64] 同注 8，頁 356。
[65] 同注 60，頁 1236。
[66] 同注 8，頁 2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3）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

師古曰：「幾，近也。音鉅衣反。」[67] 又石崇〈思歸引序〉曰：

（24）栢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

呂延濟《注》曰：「幾，近也。」[68] 例（22）-（24）的「幾」都是動詞，說話人推想數量大約接近某一個範圍。「栢木幾於萬株」並未經過細數，「幾四十年」也只是一個約計之辭；可能是快要接近，也可能已經到達，重點是說話人認爲差不多在這個範圍上下，因此取「幾」的「近也」之義來表示。

就我們所掌握到的資料來看，「幾」所接數量詞大體都是整數。這是因爲以整數作爲標的或範圍，談論在數量上接近這個標的或範圍，因此不會拿一個非整數來做賓語。

「近也」之義的「幾」也可以作他動詞，表示「追求」之義，後接眞賓語。如《荀子・解蔽》曰：

（25）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

楊倞《注》曰：「幾，近也。」[69] 本段說的是「亂世姦人不辨是非曲直，強鉗利口，厚顏無恥，妄辨而不知辭讓，逐利而好相推擠」。這個「幾」是他動詞，「追逐」之義，後接眞賓語「利」。

這種用法的「幾」，若後接動詞組賓語，則「幾」作爲情態動詞，傳達主語的意願，表示「望也、幸也」。《大戴禮記・四代》曰：

（26）願學之，幾必能。

67 同注 52，頁 1580。

68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5 月，影印四部叢刊本），頁 860。

69 同注 48，頁 3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聘珍《解詁》曰：「幾，望也。」[70] 這是由「近也」引申成爲情態動詞的用法。

「近也」義的「幾」還可以修飾後面的動詞組，表示該動詞組的狀態或事件即將發生，這時「幾」便虛化爲表示「即將」的副詞。《左傳》昭公十三年曰：

（27）魯朝夕伐我，幾亡矣。

「幾亡矣」說的是「我們即將亡國了」。[71]《釋文》曰：「音祈」，讀群母平聲。[72] 又《左傳》昭公二十年曰：

（28）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

「國幾亡」也是說「國家即將滅亡」，[73]《釋文》曰：「音祈。又音機。」[74] 音讀較之相似的例（27）多了見母平聲一讀。

表示「近也」義的「幾」，《釋文》或不標音讀（如例（20）），或標群母平聲（如例（27）），或標見母平聲與群母平聲二讀（如例（21）（22）（28））。《釋文》標群母平聲者，多數都指出是徐邈的讀音。[75]

同屬「近也」之義，例（21）（22）（28）「幾」標見母平聲與群母平聲二讀，例（27）卻只標群母平聲讀。這是因爲僅標群母平聲者省簡未標出「如字」的見母平聲讀，它其實可視爲和例（21）（22）（28）一樣，有見母平聲與群母平聲兩讀。

這要從《釋文》注音的體例來看。音讀平常，所謂「如字」者，《釋文》並不特別爲之注音，除非覺得有可能誤讀，纔會加上「如字」二字。音讀非「如字」者，則常常需要爲之注音，以指明其義，避免誤讀。如此一來，《釋

[70]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頁 172。
[71] 同注 60，頁 1528。
[72] 同注 8，頁 282。
[73] 同注 60，頁 1598。
[74] 同注 8，頁 285。
[75] 同注 9，頁 217-2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標注的多是特殊音讀，「如字」的讀音在《釋文》中少見著錄。例（20）「幾」字《釋文》未注音讀，表示這個「幾」「如字」，讀見母平聲。例（27）「幾」字僅注群母平聲讀，但相似的結構如例（28），「幾」字卻標注兩讀，這說明例（27）的「幾」字還有一個見母平聲讀沒有標出。

從《釋文》這一部分的「幾」字音讀記錄，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語言現象：「近也」之義的「幾」在某些方言（例如以徐邈爲代表的方言）讀群母平聲，其他方言則與「微也」之義同讀見母平聲。換言之，以徐邈爲代表的方言以聲母清濁來區別「微也」與「近也」之異，[76] 其他方言則無此區別，一律讀見母平聲。與《釋文》相較，《廣韻》所收的音義雖然不完全，[77] 但「幾」字平聲收清濁兩讀，也留下了方言清濁別義的痕跡。

「幾」可以表示「近也」，「幾」也可以和「庶」並列複合成詞，同樣表示「近也」。這樣的「庶幾」，與上文所論《周易・繫辭》「其殆庶幾乎」的「庶幾」在結構和意義上都不相同。

「庶」在甲骨文作，从火从石，石亦聲，或增从广（同广），會以火燒石而煮之意。金文、篆文承之。[78]《說文》以「庶」爲「屋下眾也」。[79]《說文》此說可能來自於屋下煮食能夠聚集眾人，因此引申有「眾庶」之義。而由於眾人聚集煮食必趨往一處，因此又可有「近也」之義。

《論語・先進》曰：

（29）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朱熹《集注》曰：「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80] 從「近道」、「安貧」並列來看，朱熹似乎是將「庶」理解爲

[76] 例句（23）顏師古讀「幾」爲群母平聲，顯然顏師古讀與徐邈同，利用清濁別義區分出「近也」之義。
[77] 例如「近也」義只記錄群母平聲讀。
[78] 同注 23，頁 681。
[79] 同注 20，頁 450。
[80] 宋・朱熹集注：《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 年 4 月），頁 1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動詞，說顏回能致虛守靜，因此接近於道。

孔子讚美顏回的這段話，與《周易・繫辭》讚美顏回的「庶幾」之說應該是一樣的，都在說顏回雖不能「知幾」，但能「庶幾」。換言之，本段「其庶乎」是「其庶幾乎」省略賓語「幾」的結果。如此則「庶」表示「追求」，是他動詞，說的是顏回專一向道，追求理之至微者，雖生活屢屢匱乏，亦不能影響他向道之心。

表示「追求」的「庶」，如果後接動詞性賓語，則「庶」成爲情態動詞，用來傳達主語的意願，表示「幸也」、「期望獲得」。如《詩・檜風・素冠》曰：

（30）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毛《傳》曰：「庶，幸也。」鄭《箋》云：「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慼之人，形貌欒欒然瘦瘠也。」[81]「庶見」與例句（26）「幾必能」一樣，「庶」、「幾」都傳達主語的意願，都是情態動詞。

先秦時代，作爲情態動詞的「庶」和「幾」已經複合成詞。如《詩・小雅・頍弁》曰：

（31）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悦懌。

孔《疏》曰：「冀王意悦懌。」[82]「庶幾」表示「期望」之義，是同義並列結構。

以上說明「庶」和「幾」有相同的用法，都可以表示「近也」，[83] 也都發展爲情態動詞，並且複合爲「庶幾」。

「庶幾」作爲情態動詞，於《爾雅》已有著錄。《爾雅・釋言》曰：「庶

81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頁 541。

82 同前注，頁 1016-1017。

83 經籍註解以「幾」解釋「庶」字（如《淮南子・謬稱》「句吳其庶乎」高誘《注》「幾也」），又以「庶」解釋「幾」字（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庶也」），正是因爲「庶」、「幾」都表示「近也」，纔能夠互作解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幾，尙也。」《疏》曰：「尙謂心所希望也。」[84]《釋文》注「音機」。[85]

表示「心所希望」的「庶幾」，推測應是由「近也」義發展而來。我們或許會因而期望它與「近也」義有相同的音讀，但《釋文》於「庶幾」一詞未注群母平聲讀。[86] 對於這個現象，我們的理解是：以徐邈爲代表的方言雖然將「近也」之「幾」讀爲群母平聲，可是其他方言讀爲見母平聲；對於將「近也」之「幾」讀爲見母平聲的人來說，表示「心所希望」的「庶幾」讀見母平聲是當然的。再從另一方面說，《周易・繫辭》述賓結構「庶幾」的「幾」讀見母平聲，如果受《周易・繫辭》音讀影響，也可能將情態動詞「庶幾」讀爲見母平聲。[87]

根據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的看法，由於「幾、斤一聲之轉」，「近」可以假借寫爲「幾」字，「幾」遂有「近也」一義。[88] 本文認爲「近也」可由引申得出，未必經由假借之途。

「幾」作爲「事理初萌，將形未形者」來說，處在隱現顯晦之間。就其「有」來說，「初萌未遠」可以產生「近也」之義；就其「無」來說，發端將形之時尙無形跡，就此來說，又可有「盡也」之義。這兩種引申義產生自對「幾」的不同的認知角度，覺其無而遂可引申出「盡也」義，覺其有而遂可引申出「近也」義。從這個平行引申的關係來看，既能引申出「盡也」之義，也就有可能引申出「近也」之義。換言之，「近也」可以是引申義，不待假借之途。

《說文通訓定聲》又認爲《禮記・少儀》「車不雕幾」之「幾」本應作

---

84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頁 65-66。

85 同注 8，頁 410。

86 同注 10。

87 《廣韻》微韻「居依切」釋義爲「庶幾」；微韻「渠希切」釋義爲「近也」。《廣韻》釋義「庶幾」若取《周易・繫辭》之義，讀見母平聲是必然的。若《廣韻》「庶幾」原意指情態動詞，那便是不同於徐邈的方言音讀。

88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4 年 1 月，影印本衙藏版本，即道光二十八年豫縣學署刻本），頁 5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圻」，義爲「沂鄂也」，音近假借寫爲「幾」。[89] 本文認爲「車不雕幾」的「幾」並非假借而來的寫法，以下探討「畿」、「圻」、「垠」等幾個音義相關的字，以說明本文的看法。

《說文》曰：「畿，天子千里地，以逮近言之則言畿。」段《注》云：

> 即天子五百里內田也。五百里自其一面言，千里自其四面言。……《商頌》「邦畿千里」，《傳》曰「畿，疆也。」〈大司馬〉「九畿」《注》曰「畿，猶限也。」……「九畿」《注》曰「故書畿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按：故書作近，猶他書假圻作畿耳。許言以逮近言之則曰畿者，謂畿最近天子，故稱畿。畿與近合音最切。古惟王畿稱畿，甸服外無稱畿者，至周而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皆曰畿，直以其遞相傳近轉移假借名之，非古也。故許以近釋畿，畿之言垠也，故亦作圻。《邶風》「薄送我畿」，《傳》曰「畿，門內也。」謂門限也。《小雅》「如畿如式」《傳》曰「畿，期也。」《禮記》「丹漆雕畿」《注》曰「畿，圻堮也。」古幾畿通用。形聲中包會意。[90]

段《注》謂天子王畿一面五百里，兩面相距則有千里。王田因爲靠近天子，因此稱「畿」，後來將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所領之地也稱「畿」，遂有了「九畿」之說。「九畿」是「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界，有分限者九」，因此鄭注《周禮》云「畿，猶限也。」[91] 段《注》從「畿」的本義看，因此說「九畿」之說「非古也」。

因爲「畿」引申作爲「封界」之稱，「故亦作圻」。關於「圻」字，《說文》曰：「垠，地垠鄂也。從土，艮聲。一曰岸也。垠或從斤。」段《注》云：

> 古者邊界謂之垠鄂。《周禮》……五注皆云圻鄂。圻或作沂。……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謂其四出之狀。……古斤聲與幾聲合韻最近，

[89] 同前注。
[90] 同注 20，頁 702。
[91] 同注 43，頁 892-8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周禮》故書畿爲近。田部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鄭曰「畿猶限也」。是王畿可作王圻，王圻亦可作王垠也。[92]

田界爲「隴」，故云「堷」。《說文》又曰：「艮，很也。從匕目。匕目，猶目相匕，不相下也。《易》曰『艮其限』。」段《注》云：

很者，不聽從也。一曰行難也。一曰盭也。《易傳》曰「艮，止也。」止可兼很三義。……《方言》曰「艮，堅也。」《釋名》曰「艮，限也。」會意。目相匕，即目相比，謂若怒目相視也。[93]

朱駿聲則曰：「按艮者很視也。仰目而視、傾目而視皆是，故從匕。」[94] 此處張目仰視與側目而視都有違背不聽從的狠戾之意。

綜合以上諸說，我們認爲「幾」、「畿」、「圻」、「垠」的關係是：

（甲）「圻」是「垠」的後起形聲字，以音近的「斤」爲聲符。「垠」滋生自「艮」，「艮」作爲語源，具有「狠戾違背、不聽從」之義。從「艮」滋生的同族詞，除「垠」之外，還有「很」、「齦」、「恨」、「艱」、「限」等，都具有「阻礙」或「界限」之義，我們因此推知「垠」也可以有「阻礙」、「界限」、「邊界」之義。[95]

（乙）「畿」是從「幾」的「近也」義滋生的同族詞，後加義符「田」，以與「幾」字區別，表示「天子五百里內田」。王畿以邊界與王畿外的土地分隔，因此「畿」包含「邊界」之義。後來「畿」擴大也用來稱王田以外的封地，有「九畿」之稱，鄭玄注「九畿」便謂「畿，限也」。「畿」又擴大可指「在附近的界限之內」。《邶風・谷風》曰：「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毛《傳》曰：「畿，門內也。」《箋》云：「邇，近也。言君子與己決別，不能

92 同注 20，頁 697。「田部曰」云云，指《說文》「畿」字的釋義內容，不過段氏在「畿」字下依小徐本作「逮」不作「遠」。「鄭曰畿猶限也」則指《周禮・大司馬》「九畿」的鄭玄《注》。

93 同注 20，頁 389。

94 同注 88，頁 821。

95 同注 88，頁 821-8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96]「門內」之說，和「王畿」「即天子五百里內田也」之說，指出「近也」和「界限之內」是「畿」最重要的語義成分。這是因爲「畿」從「幾」的「近也」義滋生成詞後，因遠近之間必有分界，遂有「邊界」之義。

（丙）如前所述，「幾」詞族至少包括「機」、「譏」、「畿」等同族詞。在語詞滋生之初，文字尚未加上義符，以「幾」表示「機」、「譏」、「畿」之義，是當然的事。《禮記》「車不雕幾」的「幾」指「雕刻所造成隆起的陽紋」，按文字分化後的寫法則應爲「畿」。《說文》「畿」字下段《注》所引《禮記》「丹漆雕畿」便作「畿」，可知「雕幾」、「雕畿」可通，這是從「王畿」引申表示「邊界」的用法。

（丁）「垠」、「畿」都有「邊界」之義，分別滋生自「艮」、「幾」，是來自異源的同義詞。正是因爲這類同義詞方便於用來互做註解，因此鄭玄注《禮記》「丹漆雕畿」，便以「圻堮也」解釋「畿」字。不過由於「垠」、「圻」、「畿」聲母相近，微文韻部又可對轉，這便造成音近假借的印象；實則「畿」本來就可以引申出「邊界」之義，其間語義引申的脈絡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三）「幾何」之義。見母上聲讀。

「幾」字《釋文》讀爲見母上聲者，均表示「少量約數」、「疑問」或「反詰」。《廣韻》釋義曰「幾何」。這是今天方言中最常見的一類「幾」的用法。

「幾」作數詞，表示「少量約數」者，例如《詩・小雅・頍弁》：

（32）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鄭《箋》用反詰的語氣作注，云：「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97] 此謂生命短暫，能相聚之日不多。述賓結構「無

[96] 同注 81，頁 173。
[97] 同注 81，頁 1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幾」用否定動詞「無」否定了「幾」，以表示少量。這並非因爲「幾」表示「多」，而是用「無」否定了「少量約數」，表示「連少量尙且都無」，用來極言其少。同樣的，《詩・齊風・甫田》曰：

（33）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鄭《箋》云：「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98]「未幾」是表示時量的時間數量詞，表示「沒有多久」。「幾」仍然表示「少量約數」，詩人之意在強調時間很短。又《左傳》昭公十六年：

（34）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

杜《注》云：「言所求少。」[99] 數詞「幾」作爲定語，修飾中心語「求」，表示「少數的要求」。「幾求」作爲「無」的賓語，表示「連少少的要求尙且都無」，極言所求甚少。又《左傳》襄公六年：

（35）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

杜《注》云：「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100] 這是說「能有幾天你不跟我一樣也被驅逐」，「幾日」的「幾」仍然表示「少量約數」，極言時間之短。

「幾」字這類表示「少量約數」的用法經常出現在否定句中，用否定動詞否定，以極言其少。如例（35）者雖然沒有用否定詞直接否定「幾」，但利用下半句的否定來指出「沒幾天你就會跟我一樣被驅逐」。

我們推測，「幾」的「少量約數」義乃由「微也」義引申而來。因爲專用來表示數量微少，因此改讀爲見母上聲，以與平聲「微也」義區隔。這是「幾」利用「四聲別義」構詞的其中一種形態變化。

「幾」字後面可以接「十」、「百」、「千」等數詞，表示大約的數目。例如《莊子・逍遙遊》曰：

[98] 同注 81，頁 406。
[99] 同注 60，頁 1556。
[100] 同注 60，頁 9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6）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101]

這種用法的「幾」都在「十」數之內，因爲在十進位的計數系統中，超過「十」就會進入更高一級的計數單位。由此來看，這種結構的「幾」也一定有「少量約數」之義。

表示「少量約數」的「幾」還可以出現在整數後面，表示「不滿整數的約數」。例如唐《范陽令楊政本妻韋氏墓志》：

（37）卅有幾，即喪所天。惸惸獨處，哀哀長疚。[102]

「卅有幾」即「三十有餘」，指三十到四十之間的數目。此處的「幾」也在「十」數之內，因爲一旦超過「十」，就進入「四十」以上的範圍了。

「幾」字又用來詢問數量多少，例如《禮記・曾子問》：

（38）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

從孔子回答「四」，可知「廢者幾」是在問數量的問題。[103] 又《儀禮・聘禮》：

（39）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

鄭玄《注》曰：「欲知聘問，且爲有司當共委積之具。」[104]「幾人」在問人員數量多少。「幾」不但可以單說，如例（38）；也可以做修飾語，後接中心語名詞，如例（39）。

根據太田辰夫研究，「甚麼」在唐代較早時寫作「是物」、「是勿」、「是沒」等。「勿」、「沒」是「物」的同音假借字。「是」的語源不明，但可能是由古代的指示代名詞轉化爲表疑問的詞。[105] 拙著以此爲基礎，進一步

[101] 同注 62，頁 2。

[102] 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收在《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 年 12 月），第 6 冊，卷 39，頁 4624。

[103] 同注 44，頁 691。

[104]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頁 427。

[105]（日）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年 7 月），頁 1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分析古漢語其他疑問代詞如「那」、「底」及閩南語「當」taŋ1，推論指示代詞因爲所指不明確，因此轉成疑問詞。[106] 綜合這些研究成果和「幾」的表現，本文推測：因爲表示少量約數的「幾」，所指數量並不明確，因此引申出表示疑問的用法。

「幾」與疑問詞「何」複合成詞，兼有少量約數和疑問之意，也和「幾」一樣，用否定詞修飾以極言其少。例如《墨子・兼愛下》：

（40）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107]

又《莊子・秋水》：

（41）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108]

二例的「無幾何」都表示時間短暫。這樣的「無幾何」和例（32）（33）的「無幾」、「未幾」一樣，都利用否定的方式極言其少。

疑問詞「幾何」常用來反詰，慨嘆數量不多。例如《左傳》僖公二十七年：

（42）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子文授子玉令尹之職，子玉「靖諸內而敗諸外」，得失相抵，所獲功績其實有限，因此說不值得慶賀。[109] 此處「幾何」在質疑所獲又有多少，並非眞在詢問。又《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43）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106] 楊秀芳：〈論閩南語疑問代詞「當時」「著時」「底位」〉，《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2 年 12 月），頁 155-178。

[107] 同注 51，頁 118。

[108] 同注 62，頁 597。

[109] 同注 60，頁 5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杜《注》曰：「言不能久也。」[110] 裨諶懷疑結盟不會持久，因此「幾何」也是在懷疑數量不多，並非眞正在詢問。又《左傳》襄公八年：

（44）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

杜《注》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111]「幾何」表示人沒有多少歲月可以蹉跎等待，用意並非在詢問；懷疑之餘，也常常含有慨嘆的意思。

表示反詰的「幾何」除了帶有疑問語氣外，常常表示對數量不多的慨嘆。偏指數量不多的原因，應該是因爲「幾」本來就表示「少量約數」，而這種用法中的「幾」還留有一部分具體的詞彙意義。

「幾何」作爲疑問詞，用來詢問數量。例如《史記・孔子世家》：

（45）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112]

從仲尼回答的內容，可以知道「人長幾何」是在詢問數量的問題。

「幾何」後面可以加上中心語名詞，例如《管子・問》：

（46）問少仕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

房玄齡《注》曰：「知其數，則預有所準。」[113] 此處用「幾何」修飾名詞，以詢問該名詞所指的數量，「幾何人」即「幾人」，詢問「多少人」。「幾何」可以單說，如（45）；可以後接中心語，如（46）。這和例（38）（39）

[110] 同注 60，頁 1276。
[111] 同注 60，頁 982。
[112] 同注 40，頁 730。
[113] 民・黎翔鳳校注：《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6 月，新編諸子集成本），頁 4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情況是一樣的。

「幾何」還可以用來修飾後面表示時間長短的中心語。如《史記・循吏傳》：

（47）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114]

「頃」本是「時間短暫」之意，爲形容詞，在此作爲「幾何」的中心語，表示時間段落的長短。「幾何頃」是在問「時間如何長」，「三月頃」回答「三個月那麼長」。這樣的「幾何」作爲狀語，表示「如何」，是用疑問詞來修飾形容詞，詢問這個形容詞在數量上的程度。

用「幾何」來修飾表示時間長短的中心語，除「幾何頃」外，閩南語有「幾何久」的說法，[115] 其意義與「幾何頃」完全一樣。用「頃」與「久」表示時間長度，本來一短一長不同，但用來放在疑問詞後面，則同樣是詢問時間長短，因此意義上是相同的。

以上是古文獻「幾何」用來表示「少量約數」、「疑問」、「反詰」的用例，現代閩南方言也仍然用「幾何」表示相近的用法。[116]

「幾」還可以修飾形容詞「希」，慨嘆數量不多。例如《孟子・離婁下》曰：

（48）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趙岐《注》曰：「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眾民去義，君子存義也。」[117]「希」是「鮮少」之義，此處用「幾」反詰，慨嘆人與禽獸本來相去不遠，若不能行仁義之行，則與禽獸無異。「幾希」慨嘆其少，因此《注》

[114] 同注 40，頁 1246。
[115] 詳見下文。
[116] 詳見下文。
[117]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頁 2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曰「無幾也」。

「幾希」一詞用來反詰數量或程度，因此「幾」讀爲上聲。「幾希」與「幾何頃」同是偏正結構，用疑問詞「幾」、「幾何」修飾形容詞「希」、「頃」，表達對「有多少」、「有多久」的疑問。

閩南語有「幾何久」一語，和「幾何頃」相同，都表達對時間久暫的疑問，但「久」與「頃」語義相反。有意思的是，文獻中除「幾希」之外還有「幾多」一語，[118] 和「幾希」一樣，都表達對數量多少的慨嘆之意，而「多」與「希」語義相反。這些構詞和意義上的平行現象，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幾希」的結構和意義。

表示反詰的上聲「幾」多假借寫爲「豈」。《荀子・榮辱》曰：

（49）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雞狗豬彘，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

在「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及「幾不甚善矣哉」下，楊倞《注》曰：「幾讀爲豈。」[119] 又「幾不長慮顧後」下，梁啓雄也說「幾讀爲豈」。[120] 按：「幾」在此作爲疑問詞，後接短句，表示對這些情況的疑問或反詰。「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表示「何只是芻豢稻粱和糟糠的差距」，亦即「怎麼會只是芻豢稻粱和糟糠的差距」。「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表示「哪裡不是『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幾不甚善矣哉」表示「哪裡不是『甚善矣哉』」，都是同樣的疑問或反詰語氣。

這同樣的語氣，在同篇另一句「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寫

[118] 李後主〈虞美人〉有詞「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119] 同注 47，頁 191-194。
[120] 同注 48，頁 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豈」字。王念孫《讀書雜志・荀子第一・榮辱》於此便說「『豈』本作『幾』，古『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耳。」[121] 王念孫之意，便是認爲「幾」原可作反詰副詞，後人不明而改爲「豈」字。我們從「幾」的語義引申脈絡來看，「幾」正是可以作反詰副詞。

「豈」在《廣韻》尾韻，「袪狶切」，釋義「安也。焉也。曾也。」[122]「豈」上古韻屬微部，與「幾」音近，可以假借。我們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究竟是本字爲「幾」假借寫爲「豈」，或是本字爲「豈」而假借寫爲「幾」。

以下探討「豈」字本義，說明「豈」是假借的寫法，本字應爲「幾」。

《說文》曰：「豈，還師振旅樂也。一曰欲登也。从豆，微省聲。」段《注》云：

> 各本作欲也，登也，多也。字今刪正。欲登者，欲引而上也。凡言豈者，皆庶幾之詞，言幾至於此也，故曰欲登。〈曾子問〉「周公曰『豈，不可。』」《注》「言是豈於禮不可。」按：此謂於禮近於不可也。《漢書・丙吉傳》「豈宜褒顯」猶言蓋庶幾宜褒顯也。周漢文字用豈同此者甚多，舉二事足以明矣。欠部有欭字，幸也。〈文王世子〉《注》、《孔廟禮器碑》有覣字，覣意皆與豈相近。覣即豈之變也。[123] 豈本重難之詞，故引伸以爲疑詞，如〈召南〉《傳》曰「豈不，言有是也。」後人文字言豈者，其意若今俚語之「難道是」，與〈曾子問〉、〈丙吉傳〉二豈字似若相反，然其徘徊審顧之意一也。[124]

根據許愼之說，「豈」有兩個本義。按《說文》所見，一字而具有兩本義，或者是因爲這兩個本義其實本有引申關係，引申既遠，許愼便以之爲兩個獨立的

[121] 清・王念孫：《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 9 月，影印王氏家刻本），頁 648。
[122] 同注 11，頁 255。
[123] 按「覣」字讀至韻「几利切」，字同「驥」，古亦屬微部，聲母爲牙音，與「覬」、「欭」、「幾」、「冀」等古音相近。
[124] 同注 20，頁 208-2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語義；[125] 或者是兼收不同來源的說法，例如其中之一來自假借等等，這種情況下所收兩個本義自然便沒有引申的關係。[126]

就「豈」字來說，段《注》指出第二個本義「欲也」可引申成爲「庶幾之詞」，言「幾至於此也」。由於「豈」含有不明確的「徘徊審顧」之意，因此段《注》說它是「庶幾之詞」，表示「何至於如此」，有疑問之義，也可以反詰「怎麼會如此」。這樣的「徘徊審顧」之意，很難想像如何從第一本義「還師振旅樂也」引申而出，我們懷疑《說文》「豈」的第二個本義其實是假借的用法。[127]

我們的想法是：「豈」因爲音近於「幾」，所以古人將「幾」假借寫爲「豈」。這個說法要能成立，必須「幾」能夠引申出「徘徊審顧」之意，必須可以作爲疑問詞，也可以反詰表示「怎麼」。

如上所說，上聲「幾」作爲疑問詞，表示對數量的疑問。如果「數量」之義減弱，便單純表示「何也」，用來詢問。「何也」用來反詰，可表示「怎麼會」，具有「徘徊審顧」之意。

因爲先秦文獻表示「何也」的「幾」大多假借寫作「豈」，因此我們較少看到「幾」字有反詰「怎麼會」的用例。以「豈」來表示反詰的例子則所見多有，例如《詩・召南・行露》：

（50）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傳》曰：「豈不，言有是也。」《疏》曰：「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

[125] 例如《說文》曰：「蓐，陳艸復生也。一曰蔟也。」段《注》云：「艸部曰『蔟，行蠶蓐也。』蓐訓陳艸復生，引申爲薦席之蓐，故蠶蔟亦呼蓐。」這兩個本義之間其實有語義引申的關係。

[126] 例如《說文》曰：「匽，側匽也。一曰箕屬。」段《注》云：「側匽即堯典之側陋，謂隱藏不出者也。（箕屬）其器未詳。」這兩個本義，後者是名物之稱，與「側陋」之義應無語義引申的關係。又如《說文》曰：「何，儋也。一曰誰也。」後者借其音以作爲問詞，所謂本義其實是假借的用法。

[127] 「還師振旅樂也」這一義在經籍中多作「愷」，造爲「豈弟（愷悌）」、「豈樂」之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以不行者，以爲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己，故不行耳。」[128] 按照我們對本字的判斷，這段話原本應該寫爲「幾不夙夜」，說的是「何不欲早夜而行也」，亦即「怎麼會不想要早夜而行」。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收集到中古以後「幾」保留「何也」、「怎也」的用法如下：

> 楊萬里《送劉覺之歸蜀》詩「陋巷柴扉共寒餓，安知頭上天幾大？」幾大，猶云怎樣大也。……《王粲登樓》劇一「想漫漫長夜何時旦，幾能勾斬蛟北海，射虎南山。」幾能勾，猶云怎能夠也。[129]

這些詩詞曲的資料極爲可貴，說明「幾」的「何也」、「怎也」義在古代經典雖然大多假借寫爲「豈」，但後代方言的語感仍然能夠指認這類用法與「幾」有引申關係，因此寫作「幾」。

（四）「冀幸」之義。見母去聲讀、群母去聲讀。

「幾」字另有去聲讀法。如上所述，《釋文》讀見母去聲，《廣韻》讀群母去聲，《集韻》兩音兼收，釋義則三書基本上相同。面對這個音讀記錄的差異，我們的理解是：去聲一義在不同的方言有清濁不同的變體，《釋文》收到的是見母讀，《廣韻》收到的是群母讀，《集韻》則廣收方音，因此記錄上有此差異。

去聲一讀所見，例如《左傳》哀公十六年：

> （51）（葉公）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

「幾」字杜《注》曰：「冀君來。」[130]《釋文》曰：「幾音冀。本或作

[128] 同注 81，頁 94。
[129]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頁 69。
[130] 同注 60，頁 19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冀。」[131]《廣韻》「冀」讀至韻「几利切」，是爲見母去聲讀。[132]「本或作冀」顯示「幾」、「冀」可能有假借關係。又《左傳》宣公十二年：

（52）（楚）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疏》曰：「幾讀如冀。言用可冀幸而得之乎？何必滅其國？」[133] 楚莊王這一段話，《史記・楚世家》作「庸可絕乎」。[134] 楚王原是希望能滅掉鄭國，但鄭襄公願意委屈自己以保全臣民，臣民必能爲之效命；全國上下一心，如何可以心存僥倖以爲能夠滅鄭？「庸可絕乎」是說「如何能滅掉鄭國」，「庸可幾乎」是說「如何能期待（滅掉鄭國）」。《史記》直接寫滅鄭之不可能，《左傳》則寫楚王自知滅鄭之不可能。

類似的說法，在《左傳》僖公十五年「幾」寫作「冀」字：

（53）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135]

晉惠公與秦穆公韓原一戰，晉侯敗。秦穆公在同意晉國求和並且賑濟晉國之餘，不敢無視於箕子對晉國可以壯大的預言而試圖滅晉，因此說姑且做做好事，留晉國一條生路。「晉其庸可冀乎」是說「晉國如何能期待（它被滅）」，也就是「不可以爲能夠滅晉」。（52）（53）兩段文意相同，或寫「幾」，或寫「冀」，而二字本義相去甚遠，無法經由引申而互通。這應該是因爲「幾」、「冀」同屬古微部，聲母皆爲牙音，音近假借的結果。

於此假借關係中，究竟是本字爲「幾」而假借寫爲「冀」，或是本字爲「冀」而假借寫爲「幾」，要看哪個字能夠具有「希求期待」之義。以下我們

[131] 同注 8，頁 303。
[132] 同注 11，頁 353。
[133] 同注 60，頁 730。
[134] 同注 40，頁 635。
[135] 同注 60，頁 4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先指出「冀」的本義不容易引申出「希求期待」義，「冀」應該不是本字。其次我們說明「幾」從「近也」引申出「希求期待」義，作情態動詞時仍爲平聲讀法，作主要動詞則改讀爲去聲。在「幾」字有多音多義的情況下，爲避免一字多音的困擾，因而將去聲讀假借寫爲「冀」。

《說文》曰：「冀，北方州也。从北，異聲。」段《注》云：

> 《周禮》曰「河內曰冀州。」《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據許說是北方名冀而因以名其州也。假借爲望也、幸也，蓋以冀同覬也。覬者，欠幸也。[136]

根據許說和段《注》，「冀」是北方之名，它的「望也、幸也」義是因假借爲「覬」而來。我們的確看不出「北方之名」與「望也、幸也」可有引申的關係，而《廣韻》「覬」、「冀」同音，[137] 二字均古屬微部，聲母均爲牙音，的確可以音近假借。

段《注》說「冀」的「望也、幸也」義來自「覬」，不過以下將說明，其實「覬」的「望也、幸也」義是假借「幾」而來。因此比較直接的說法應該是「冀」、「覬」的「望也、幸也」義都來自「幾」，它們是去聲「幾」的兩種假借寫法。

《說文》曰：「覬，欠𡍮也。从見，豈聲。」段《注》云：

> 欠部欣下曰「欣，𡍮也。」覬欣疊韻，古多作幾。漢人或作覣，亦作冀。於从豈取意，豈下曰「欲也」。[138]

「𡍮」即「幸」字。段《注》中，「覬欣疊韻，古多作幾」至關重要。「覬欣疊韻」指出「覬」、「欣」音近，可以假借；「古多作幾」則說明了「覬」、「欣」寫法其實不古。換言之，眞正具有「望也、幸也」義的，恐怕本來是「幾」，而非「覬」。

段《注》又認爲「覬」是「从豈取意」，這樣「覬」纔有可能產生「望

[136] 同注 20，頁 390。
[137] 同注 11，頁 353。
[138] 同注 20，頁 4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幸也」之義，而這又必須在「豈」有本義「欲也」的前提下纔能成立。但根據上文討論，「豈」作爲庶幾之詞，其實是假借「幾」而來的用法。

至於「欯」字，《說文》曰：「欯，乔也。从欠，气聲。一曰口不便言。」段《注》云：

> 幸者，吉而免凶也。覬下曰「欯乔也」。欯與覬音義皆同，今字作冀，古音不同。（一曰口不便言）此謂與吃同也。口部曰「吃，言蹇難也。」[139]

「欯」字从「欠」，「吃」字从「口」，義符雖異而語義近似。從口部的「吃，言蹇難也」來看，「一曰口不便言」纔是「欯」的本義。《廣韻》「欯」字讀未韻「居豙切」，[140]「欯」亦古屬微部，聲母爲牙音。由此來看，「欯」、「冀」、「覬」應該都是「幾」的假借寫法。

綜合這一部分與假借問題有關的音義資料，本文看法如下：

（甲）表示「望也、幸也」的「幾」作情態動詞仍然爲平聲讀法（如例（26）），但作主要動詞時，改以去聲別義（如例（51）（52）），經籍則多假借寫爲「冀」（如例（53））或「覬」。

（乙）表示反詰的上聲「幾」（如例（48）（49））含有不明確的「徘徊審顧」之意，假借寫爲「豈」（如例（49）（50）），因此「豈」成爲段《注》所謂的「庶幾之詞」。

（丙）就字形來說，「覬」來自庶幾之詞「豈」的增生，添加義符「見」當是爲了表現它的「望也、幸也」之義。換言之，「豈」因假借而有了「庶幾」之義，嗣後又造出「覬」字，表示「望也、幸也」。[141]

---

[139] 同注 20，頁 415。

[140] 同注 11，頁 361。

[141] 在漢語文發展史中，可以看到假借既久，借而不還，並且還以假借義爲基礎，增添偏旁，造爲新字的現象。例如「不」的初文原指「花萼」，假借作爲否定詞之後，在否定義之上添加偏旁，增生出表示否定的「否」字。「豈」的本義原是「還師振旅樂也」，假借作庶幾之詞後，在這基礎上添加偏旁「見」而成爲「覬」字，這種現象並不罕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上說明「冀」、「覬」、「欪」的「幸也」義是假借而來的用法。至於「幾」字，「幾」從「微也」引申，可以表示「近也」、「幸也」、「幾何」；而且四聲別義的結果，使「幾」具有平、上、去多讀。爲了減輕多音多義的負擔，將其中一讀寫爲音近字是漢語史上常見的手段。換言之，「幾」不但可以引申出「希求期待」之義，它也有必要利用假借手段來減輕音義複雜的負擔。「冀幸」義本字爲「幾」應該是可以確定的。

總結本節的研究，「幾」從「微也」引申，產生「近也」、「幸也」等諸多用法，在語義引申的過程中，古人又以音別義，因此「幾」具有複雜的音義用法。「幾」的諸多音義中，上聲「幾」在現代方言保持活潑的用法，其餘則少有所見。

三、閩南語「幾」的用法

本節利用幾種閩南語辭典的收錄資料，並根據作者的母語語感，配合造句舉例，探討「幾」在閩南語的音義用法，觀察它存古與創新發展的表現。

閩南語除了有見母上聲「幾」（以下簡稱「幾（上）」）的「少量約數」及「疑問」等用法外，還保留見母平聲「幾」（以下簡稱「幾（平）」）表示「接近某個數量」的用法。[142]

「幾」在中古屬微韻，文讀層讀 -i 韻母，因此「幾（上）」文讀 ki2，「幾（平）」文讀 ki1。微韻「氣」、「機」、「衣」等字都來自上古微部，閩南語有 -i：-ui 文白異讀，[143] 可知同來自微部而進入微韻的「幾」也會具有相同的規則對應，亦即「幾（上）」可有白話音讀 kui2，「幾（平）」可有白話音讀 kui1。下文將探討閩南語 kui2 和 kui1 的語義用法，以證明其本字爲「幾」。

以下依上聲、平聲之異，分兩部分討論。由於文讀詞彙並無特別值得探討

[142] 閩南語表示「近也」的讀法顯然不屬於徐邈一派方言。詳見上文。

[143] 微韻字白話層讀 -ui 韻母，例如「喘氣」tshuan2 khui3、「織機」tsit4 kui1、「衣（胎盤）」ui1。它們的文讀層音讀是「氣」khi3、「機」ki1、「衣」i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問題，因此僅討論白話 kui2 與 kui1 的語言現象，並根據音義特點，說明閩南語表示疑問的 gua7 爲「幾何」的合音詞。

（一）「幾（上）」kui2、「幾何」gua7 表示「少量約數」、「疑問」

根據 Douglas 1873《廈英大辭典》頁 251 的收錄，閩南語 kui2 有表示「疑問」和「少量約數」的用法，例如 kui2 kiã7 詢問「幾件」、kui2 liap8 a2 表示「少少的幾顆」。

閩南語表示「少量約數」的 kui2 經常以否定的說法來表現：

（54）bo5 kui2 kaŋ1 tioʔ8 e7 tŋ2 lai0.「無幾工著解轉來。」（沒幾天就會回來。）[144]

（55）bian2 kui2 dzit8 tioʔ8 sia2 ho2 a0.「免幾日著寫好矣。」（用不到幾天就寫好了。）[145]

正如古文獻（如例（32）-（35））用否定動詞否定「幾」以極言其少一般，閩南語表示「少量約數」的 kui2 也經常出現在否定的說法中。不過閩南語 kui2 不能如古文獻一般單用，而要後接中心語。

閩南語可以在「幾（上）」結構的後面加小稱詞尾「囝」a2 表示「少量約數」，[146] 例如：

（56）tshun1 kui2 ki1 a2.「伸幾枝囝。」（剩下少少幾枝。）

---

144 「著」本字討論參見楊秀芳：〈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漢學研究》第 10 卷第 1 期（1992 年 6 月），頁 349-394。「解」本字討論參見楊秀芳：〈從漢語史觀點看「解」的音義和語法性質〉，《語言暨語言學》第 2 卷第 2 期（2001 年 7 月），頁 261-297。

145 「矣」本字討論參見楊秀芳：〈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了」的用法：兼論完成貌助詞「矣」（「也」）〉，《臺大中文學報》第 4 期（1991 年 6 月），頁 213-283。

146 閩南語利用「兒女」一詞的「囝」kiã2 作小稱詞尾，廈門等地發生語音弱化變爲 a2。參見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年 4 月），頁 1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7）be2 kui2 pun2 a2 saŋ3 a1 iŋ1.「買幾本囝送阿英。」（買個少少幾本送阿英。）

用否定詞否定，是表示「連少量尚且都無」；後接小稱詞尾，可具有小稱本身帶來的語法效果。兩種做法雖然不同，一樣都表示少量。有時候可以兼用這兩種做法，例如（56）可以用否定語氣說「伸無幾枝囝」tshun1 bo5 kui2 ki1 a2（剩不到幾枝），這比起（56）的肯定語氣，更有「極言其少」的效果。這種加小稱詞尾的做法似乎未見於古文獻，可說是閩南語的一種創新。

閩南語表示「少量約數」的 kui2 可以後接「十」以上的次方，如「十」tsap8、「百」paʔ4、「千」tshiŋ1、「萬」ban7 等，表示數目不定的整數。例如：

（58）koʔ4 u7 kui2 paʔ4 pun2 le0.「故有幾百本著。」（還有著幾百本。）[147]

kui2 也可以出現在「十」tsap8、「百」paʔ4、「千」tshiŋ1、「萬」ban7 等後面，表示不滿「十」、「百」、「千」、「萬」的數量。例如：

（59）tshun1 lak8 tsap8 kui2 pun2.「伸六十幾本。」（剩六十幾本。）

例（58）（59）和文獻所見例（36）（37）相同，「幾（上）」都表示少於十的數目。如上所述，在十進位的計數系統中，超過「十」就會進入更高一級的計數單位，因此「幾百」的「幾（上）」一定少於「十」，否則就進入到「千」的單位；「六十幾」指從「六十一」到「六十九」的數目，「幾（上）」一定少於「十」，否則就到了「七十」以上。「幾（上）」既表示約略的數量，也說明其數量少於十。

kui2 又可以表示疑問及反詰，例如：

（60）li2 u7 kui2 ki1 pit4?「汝有幾枝筆？」（你有幾枝筆？）

例（60）除了詢問外，也可出之以反詰的語氣，懷疑「你究竟能有幾枝筆」。

147 「故」本字討論參見楊秀芳：〈論「故」的虛化及其在閩方言中的表現〉，《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0 期（2004 年 5 月），頁 199-2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古文獻所見，表示疑問可以單用「幾（上）」（如例（38）），也可以後接中心語（如例（39））。閩南語 kui2 一定要後接中心語，不能單用。

通過以上語音及語義用法的說明，可以知道閩南語 kui2 和古漢語「幾（上）」具有同源關係；kui2 的本字正是「幾（上）」。

古文獻「幾（上）」和「幾何」都可以表示少量約數及疑問，並可用來反詰；用來反詰的「幾（上）」經籍多假借寫爲「豈」。閩南語除了用 kui2 表示這類用法外，也用 gua7 表示相同的用法；gua7 應該是「幾何」合音的結果。

以下先就語音方面說明 gua7 來自「幾何」合音的可能性，也分辨它與「若何」的差異，再就用法分析 gua7 與「幾何」的關係。

（甲）「何」是匣母字，白話有零聲母讀法的層次，例如「紅」aŋ5、「活」uaʔ8 等。「何」古屬歌部，有 -ua 的韻讀層次，例如「歌」kua1、「我」gua2、「拖」thua1 等，都來自同一層次。廈門附近老地名「何厝」ua5 tshu3 是因何姓家族聚居而得名，[148]「何」ua5 正是早期白話層的音讀。由於「何」讀零聲母，容易與前音節合併，當「幾何」的前音節聲母 k- 與後音節韻母 -ua 合併後，聲母再由 k- 濁化而成爲 gua。聲母濁化是常見的弱化現象，閩南語許多常用詞都發生了這樣的變化。[149]

（乙）「幾何」合音詞都用來修飾後面的形容詞，因此一定出之以變調的形式，這個變調讀爲 11。一般循變調規律往回推，將它理解爲陽去調，與「外」gua7 同音。它也會因感嘆而強調讀爲 35 調。將這個合音詞讀同「外」

148 表示「房子」的 tshu3，本字是「戍」，因屯兵衛戍成爲聚居地之名。此處因係地名，文從專名寫爲「厝」。

149 聲母濁化是常見的一種語音弱化，特別容易發生在常用詞上。如「椅條」i2 tiau5（長椅條）濁化爲 i2 liau5；「錦（人名）」kim2 濁化爲 gim2；「子（棋子）」tsi2 濁化爲 dzi2；「跡（痕跡）」tsiaʔ4 濁化爲 dziaʔ4；「遮」tsia1 濁化爲 dzia1；表示「認識」、「曾經」的「別」pat4 又可以讀 bat4；表示「能夠」的「得」tit4 作補語常讀爲 lit4；表示持續的「著」ti7 作動詞詞尾常讀爲 li7 等等。「幾何」合音之後聲母濁化，正是相同的現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ua7，是因爲將合音而新增的陌生音節納入原有的語言系統，便能不增加音節負擔，符合語言的精簡原則。

（丙）與 gua7 語法功能相似的有 dzua7（或作 lua7）。dzua7 是「若何」（或「如何」）的合音詞，漳系讀 dz-，泉系讀 l-。gua7 ku2 是「幾何久」，dzua7 ku2 是「若何久」，gua7 與 dzua7 語音不同，來源義不同，但因虛化作疑問詞，成爲可互通的近義詞。

（丁）gua7 與 dzua7 不具方言變體的關係，雖然有些方言將日母字 dz- 讀爲 g-，但這只是細音韻母前的語音變異。例如「二」dzi7/gi7、「日」dzit8/git8、「任」dzim7/gim7、「入」dzip8/gip8、「認」dzin7/gin7、「嚷」dziaŋ2/giaŋ2。日母配洪音韻母從來都不讀 g-，如「熱」dzuaʔ8、「韌餅」dzun7 piã2（春捲）、「閏月」dzun7 gueʔ8 都不能讀爲 g-，因此 gua7 不能視爲來自 dzua7 的方言變體。

（戊）Douglas 1873 頁 110 收 gua7 一詞，是表示驚訝的感嘆詞。《臺日大辭典》頁 830 收「若」，標出 dzua7、lua7、gua7 三種音，有「疑問」和「感嘆驚異」的用法。按：gua7 與 dzua7 雖然異源，但有近義詞的關係，因此《臺日大辭典》統一將 dzua7、lua7、gua7 都放在「若」字之下。

語義上，gua7 有如下（甲）（乙）（丙）三種用法，文獻的「幾（上）」與「幾何」也同樣有這三種用法。

（甲）gua7 可以修飾形容詞，表示「少量約數」，如：

（61）bo5 gua7 ku2 tioʔ8 tŋ2 lai0 a0.「無[幾何]久著轉來矣。」[150]（沒多久就回來了。）

這和古文獻例（32）及（40）（41）的「無幾」、「無幾何」相似，都表示「少量約數」，不過閩南語必須後接形容詞。這個表示「少量約數」的 gua7 也和文獻的「幾（上）」、「幾何」一樣，多出以否定形式。

（乙）gua7 可以作疑問副詞，如：

[150] 本文用「[幾何]」表示爲「幾何」的合音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3）li2 lai5 gua7 ku2 a0？「汝來[幾何]久矣？」（你來多久了？）

「[幾何]久」gua7 ku2 與例（47）的「幾何頃」一樣，都是用「幾何」修飾後面的形容詞，表示對時間久暫程度的疑問。

（丙）gua7 可以表示反詰或感嘆之意，義同於「多麼」，如：

（64）il si7 gua7 ho2 giaʔ8！「伊是[幾何]好額！」（他能有多麼富有！）

（65）i1 gua7 huã1 hi2 li2 kam2 tsai1.「伊[幾何]歡喜汝敢知。」（你可知道他有多麼高興。）

（66）hɔŋ1 kiŋ2 gua7 sui2 le0！「風景[幾何]嫸著！」[151]（（你沒看到，我來告訴你，那）風景可眞是多麼美麗！）

例（64）可以是疑問句，詢問他究竟多麼富有；也可以帶反詰語氣，表示懷疑「他究竟能有多麼富有」。例（65）可以有兩種意思：一是詢問「你是否知道他高興的程度」，一是訴說「他非常高興」。前者的 gua7 是疑問副詞，即（乙）的用法；後者的 gua7 表示感嘆，說明他高興的程度難以想像，即（丙）的用法。例（66）句尾帶有表示存在的「著」，語氣肯定，因此只有感嘆之意，而無疑問之意。

例（64）與文獻用例（42）-（44）一樣，都反詰表示數量不多，這是因爲這個「幾」還有表示「微少」的詞彙意義。例（65）（66）表達對數量或程度極大的感嘆，這種誇大的語氣在語音上常表現爲 35 調。這時的「幾」已經完全虛化，不具「微少」的詞彙意義，因此可以用於誇大的語氣。這種用法文獻似乎未見，可說是閩南語創新發展的結果。

通過以上語音和語義用法的探討，可以證明 gua7 是「幾何」的合音詞。從閩南語與古文獻不完全相同的表現來看，閩南語在繼承古漢語用法後，方言內部又進一步有創新的發展變化。

[151] 「嫸」本字討論參見楊秀芳：〈《三六九小報・新聲律啓蒙》語言美學初探〉，《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11 期（2012 年 2 月），頁 85-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幾（平）」kui1 表示「接近某個數量」

據上文所述，「幾（平）」可讀爲 kui1。以下說明 kui1 與古漢語「幾（平）」語義用法相近，可判斷 kui1 與「幾」具有同源關係。

古漢語「幾（平）」表示「近也」、「盡也」，用指接近某個數量（例（22）-（24））。閩南語 kui1 也有相似的用法：

（67）hian7 tiũ5 kui1 paʔ4 laŋ5 le0, bo5 laŋ5 kã2 tshut4 lai5 kɔŋ2 ue7.「現場幾（平）百儂著，無儂敢出來講話。」（現場有將近百人在，沒人敢出來說話。）

「幾（平）百儂」kui1 paʔ4 laŋ5 說的是百人上下。如果是「幾（上）百人」kui2 paʔ4 laŋ5，表示兩百以上、不確定的幾百個人。又如：

（68）tsit4 hue5 tsin3 hiũ1 e0 kui1 ban7 laŋ5.「tsit4 回進香 e0 幾（平）萬儂。」（這次進香的大約有萬人之多。）

例（68）和例（24）「栢木幾於萬株」相似，說話人並未細數，只是推想大約有一萬上下。

就文獻所見，「幾（平）」後面都接整數數詞。這是因爲說話人粗估其數，因此取其大體，以整數作爲範圍。閩南語除了後接這種數詞（如例（67）（68））外，還可以後接相當於數量爲「一」的名詞或量詞，這是因爲「一」乃由更小的數量組成，「接近一」是由內在元素的角度看，是「累積個別元素而接近到達完整的一」，表達一種周遍性。例如「幾（平）工」kui1 kaŋ1（成天）是指「從早到晚，幾乎一天當中所有的時間」。古文獻所稱「盡日」，今天共通語所說「整天」，都與「幾（平）工」kui1 kaŋ1 一樣在表達一種周遍性之義。[152]

Douglas 1873 頁 249 收錄 kui1 e5（整個）、kui1 kun5（整群）等詞例，

[152] 漢語方言中也有用「一」來表示相似的概念，例如閩南語 kui1 pak4 tɔ2 hue2「幾腹肚火」在共通語說成「一肚子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ui1都表示「完整的、沒有缺漏的」。《臺日大辭典》頁 361 有 kui1 tshiŋ1 ban7 一詞，解釋爲「一千萬」，也是因爲 kui1 表示「幾乎接近」，因此 kui1 tshiŋ1 ban7 就逼近了一千萬。再舉例句說明如下：

（69）kui1 dzit8 thak8 tshe?4 bo5 un7 tɔŋ7.「幾（平）日讀冊無運動。」（整天讀書而不運動。）

（70）kui1 sim1 kɔ3 kiã2 ,bo5 siũ7 pat8 haŋ7.「幾（平）心顧囝，無想別項。」（全心照顧小孩，沒有其他念頭。）

（71）kui1 niã2 ho2 ho2.「幾（平）領好好。」（整件完好，沒有缺損。）

（72）kui1 kiŋ1 ta?4 pia?4 tsua2.「幾（平）間貼壁紙。」（房間所有牆壁都貼壁紙。）

（73）kui1 ke1 khi3 khuã3 tian7 iã2.「幾（平）家去看電影。」（全家去看電影。）

這些例句的 kui1 與例（67）（68）的 kui1 一樣，還是表示「接近某個數量」。不過這裡 kui1 所接的名詞在數量上都是「一」。「接近一整個」是從物的內部看，說它「所有部分都具備，接近完整，沒有缺漏」。

例（69）說的是「一天當中幾乎所有時間都用來讀書」，「kui1 dzit8」表示「盡日、成天、整天」。這不一定指眞正的一整天，而是「幾乎到達一整天」。例（70）說的是「幾乎所有心思都用來照顧小孩」。「心」是一個集合體，由許多念頭組成，「kui1 sim1」指「幾乎所有的念頭」。例（71）所說的衣物只是一件，但它包含了領子、袖子、前襟、下襬等等部位，「kui1 niã2」包含了所有的部位。例（72）說的是「幾乎每面牆壁都貼壁紙」。「kui1 kiŋ1」是從內部的角度看，指所有的牆壁。例（73）說的是「全家每一個成員都去看電影」，「kui1 ke1」指「幾乎每一個成員，沒有遺漏」。再如：

（74）kui1 uã2 phaŋ5 khi3「幾（平）碗捧去」（幾乎整碗端走）

「kui1 uã2」說的是碗裡的東西，而不是指「碗」的本身，因此例（74）說的是把整碗食物都端走，強調的是「不留一點餘剩」。這樣的意思在例（75）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得更清楚：

（75）kui1 uã2 tsia?8 liau2 liau2「幾（平）碗食了了。」（幾乎整碗吃光。）

所吃的「kui1 uã2」不是「碗」的本身，而是碗裡的所有食物，強調的也是「不留一點餘剩」。再如：

（76）kui1 khi3 tsau2 khi3 khun3「幾（平）氣走去睏。」（乾脆跑去睡覺。）

「幾（平）氣」kui1 khi3 的「氣」khi3 指人的精神力氣，「幾（平）氣」是「幾乎所有的精神力氣」，因此有「不中斷、乾脆」之義。

例（69）-（76）kui1 後面所接都是以「一」爲整數的名詞，說話者由內在元素的角度看，談論這個對象「接近到達完整的一」。[153] 古文獻「幾（平）」似乎沒有這樣的用法，但是相當於閩南語 kui1 dzit8「幾（平）日」的說法，古文獻稱之爲「盡日」。如《淮南子・氾論》「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盡日」表示「從早到晚」，這和閩南語的 kui1 dzit8「幾（平）日」語義相同。

「幾（平）」本來就表示「盡也」，稱「盡日」與稱「幾（平）日」可說是不同的方言使用同義詞構詞的平行現象。有「盡日」的平行構詞現象，說明了「幾（平）日」構詞的可能性，我們因此可以相信閩南語表示「整天」的 kui1 dzit8 本字應當是「幾（平）日」。而從另一面來看，這說明了閩南語在繼承「幾（平）」接數詞的用法後，又在方言內部產生構詞上創新的發展變化。

四、結　論

「幾」從「微也」、「殆也」引申而有「近也」之義。這一段引申，有些方言仍保持讀見母平聲，有些方言則利用清濁聲母的分讀來區別語義。這是「清濁別義」的一種形態變化。

153 「等幾（平）工」tan2 kui1 kaŋ1 表示「等了一整天」，這是因不耐煩而使用的誇張說法。爲了強調不耐煩的情緒，還可以說成「等幾（平）半工」tan2 kui1 puã3 kaŋ1，利用更小的數詞「半」表現更顯急促的語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動詞「近也」之義引申而有表示「期望、幸能」的用法。這一段引申，「幾」若用爲情態動詞，則仍然讀爲平聲；若作爲動詞，則區分爲去聲。這是「四聲別義」的一種形態變化。去聲「幾」在經籍中常假借寫爲「冀」或「覬」，在方言中有見母、群母的清濁兩種變體。

「幾」又引申表示「少量約數」，因語義不明確而進一步成爲疑問詞，常用以反詰。這一段引申區分出見母上聲讀，這又是「四聲別義」的一種形態變化。其中用以反詰的「幾」在經籍中常假借寫爲音近的「豈」，使文獻所見「幾」的音義表現更趨複雜。

「幾」在漢語史上進行了複雜的音義發展變化，文獻所見，可以大別爲四種不同的形態。「幾」的四類音義發展到今天，表示少量約數和疑問的上聲「幾」在共通語中還有活潑的用法，平聲「幾」則只用在「幾乎」、「庶幾」這類固定的文言詞彙中。閩南語除保留上聲「幾」的用法之外，還保留平聲「幾」接數詞的用法，並且有創新的發展變化。

本文利用形態變化的構詞理論探討語詞關係，增進了對「幾」詞族更多的認識。

（責任校對：方韻慈）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9 月，新編諸子集成本。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2 月，光緒二十六年虛受堂刊本。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

魏・王弼注：《老子四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 2 月。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註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點校本。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5 月，南宋紹興本。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5 月，影印四部叢刊本。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臺北：鼎文書局，1972 年 9 月，楊家駱主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學名著珍本彙刊。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 年 2 月，張士俊澤存堂本，據周祖謨〈《廣韻》校勘記〉校正。

宋・丁度：《集韻》，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 年 11 月，據上海圖書館藏述古堂影宋鈔本影印。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 年 4 月。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 年 5 月，影印光緒辛卯仲秋刊本。

清・王念孫：《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 9 月，影印王氏家刻本。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4 月，新編諸子集成本。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4 年 1 月，影印本衙藏版本，即道光二十八年豫縣學署刻本。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 年 9 月，影經韵樓臧版。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3 月，據古逸叢書覆宋本校勘。

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收在《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 年 12 月，第 6 冊，卷 39。

民・梁啓雄：《荀子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1 月，新編諸子集成續編本。

民・汪榮寶：《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3 月，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

民・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6 月，新編諸子集成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民・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6 月，明道、公序互校本。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 年 2 月。

二、近人論著

＊王　力：《同源字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影本，1983 年 7 月。

王　力：《漢語史稿》，《王力文集》第九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8 年 4 月。

＊方述鑫、林小安、常正光、彭裕商編著：《甲骨金文字典》，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 11 月。

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6 月。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2 年 3 月。

＊周祖謨：〈四聲別義釋例——漢語文法形態之研究〉，《輔仁學誌》第 13 卷第 1 /2 期（1945 年 12 月），頁 75-112。後收入《問學集》，臺北：知仁出版社，1976 年 12 月，頁 81-119。

金理新：《上古漢語形態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6 年 4 月。

＊孫玉文：《漢語變調構詞研究》（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 1 月。

孫　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8 月。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 年 3 月。

張　相：《詩詞曲語辭匯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9 月。

＊梅祖麟：〈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中國語文》第 159 期（1980 年 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月），頁 427-443。

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年 4 月。

楊秀芳：〈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了」的用法 ：兼論完成貌助詞「矣」（「也」）〉，《臺大中文學報》第 4 期（1991 年 6 月），頁 213-283。

楊秀芳：〈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漢學研究》第 10 卷第 1 期（1992 年 6 月），頁 349-394。

＊楊秀芳：〈從漢語史觀點看「解」的音義和語法性質〉，《語言暨語言學》第 2 卷第 2 期（2001 年 7 月），頁 261-297。

＊楊秀芳：〈論閩南語疑問代詞「當時」「著時」「底位」〉，《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2 年 12 月，頁 155-178。

＊楊秀芳：〈論「故」的虛化及其在閩方言中的表現〉，《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0 期（2004 年 5 月），頁 199-242。doi: 10.6258/bcla.2004.60.06

楊秀芳：〈《三六九小報・新聲律啓蒙》語言美學初探〉，《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11 期（2012 年 2 月），頁 85-120。

趙元任：《語言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 7 月。

潘重規：《經典釋文韻編》，臺北：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3 年 7 月。

劉鈞杰：《同源字典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 8 月。

臺灣總督府：《臺日大辭典》，臺北：小塚本店印刷工場，1931 年 3 月。

（英）戴維・克里斯特爾編，沈家煊譯：《現代語言學詞典》（第四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 12 月。（譯自 David Crystal,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日）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年 7 月。

（日）藤堂明保：《漢字語源辭典》，東京：學燈社，1998 年 4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arstairs Dougla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廈英大辭典）（Taipei：SMC Publishing Inc.,1990.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London: Trubner & CO., 1873）。

三、網路資源

教育部：http://twblg.dict.edu.tw《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Duan, Y.-C. (1999). *Shuo wen jie zi zhu* [Commentary on *Explaining and analyzing characters*]. Taipei: Yee Wen.

Fang, Sh.-X., Lin, X.-A., Chang, Zh.-G., & Peng, Y.-Sh. (Eds.). (1993). *Jia gu jin wen zi dian* [Dictionary of oracle bone and bronze scripts]. Chengdu: Ba-Shu.

Mei, Ts.-L. (1980).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derivation by tone chang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59*, 427-443.

Sun, Y.-W. (2007). *Han yu bian diao gou ci yan jiu* [Chinese word formation with tone change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Wang, L. (1983). *Tong yuan zi dian* [Dictionary of paronyms]. Taipei: Liberal Arts Press.

Yang, Hs.-F. (2001). The forms and meaning of the word 「解」 JI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2), 261-297.

Yang, Hs.-F. (2002). Lun min nan yu yi wen dai ci dan shi zhuo shi di wei [On the Southern Min interrogative pronouns 當時, 著時, and 底位]. In *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Section* (pp. 155-178).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Yang, Hs.-F. (2004).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KU” 故 and its usage in Min dialects. *Humanitas Taiwanica, 60*, 199-242.

Zhou, Z.-M. (1945). Si sheng bie yi shi li: Han yu wen fa xing tai zhi yan jiu [Explanations and examples of meaning differentiation with the four tones: A study of Chinese grammatical changes]. *Fu Jen Studies, 13*(1-2), 75-112.

Zhu, J.-Sh. (1994). *Shuo wen tong xun ding sheng* [Augmented *Explaining and analyzing characters*]. Taipei: Yee We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